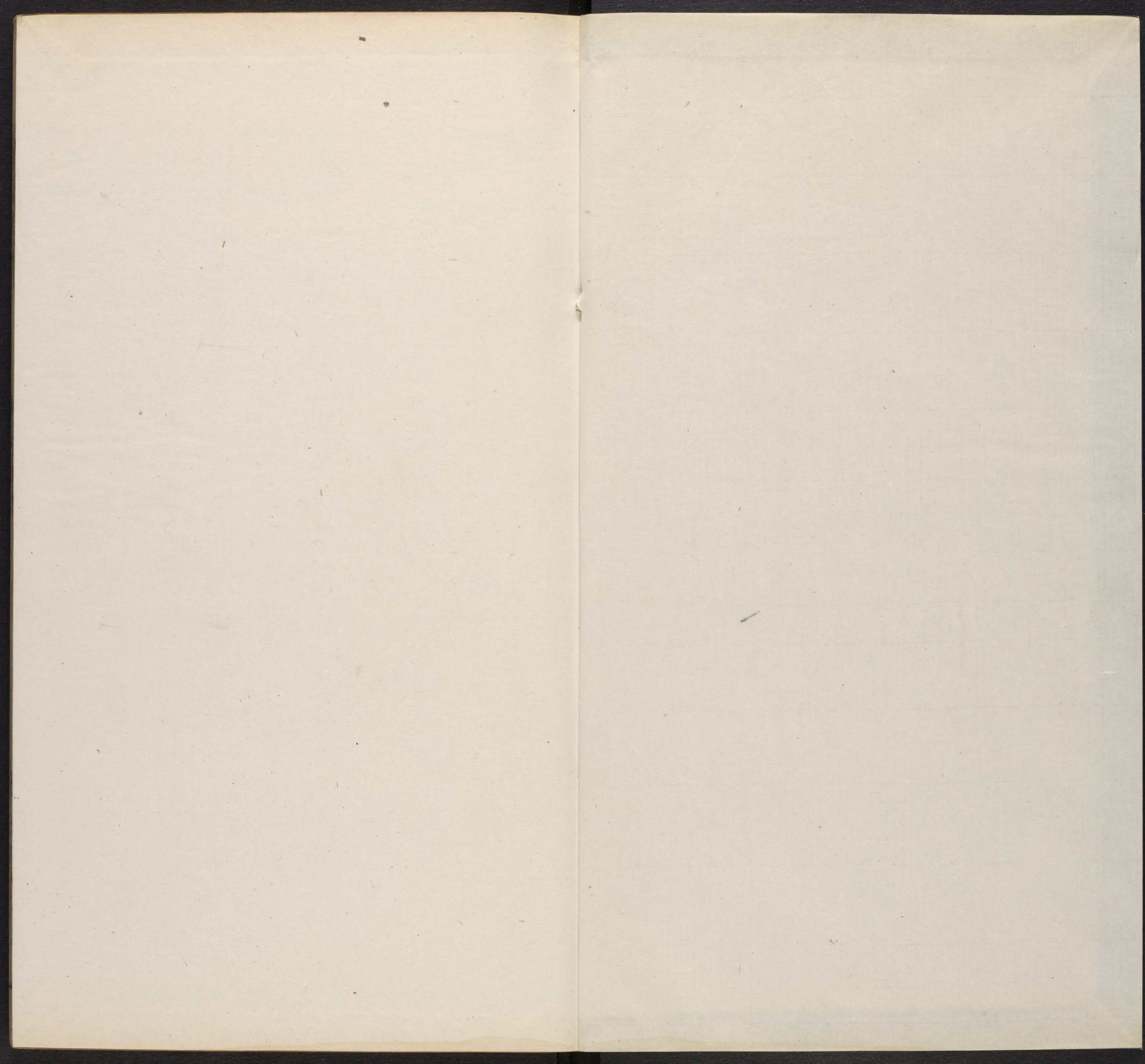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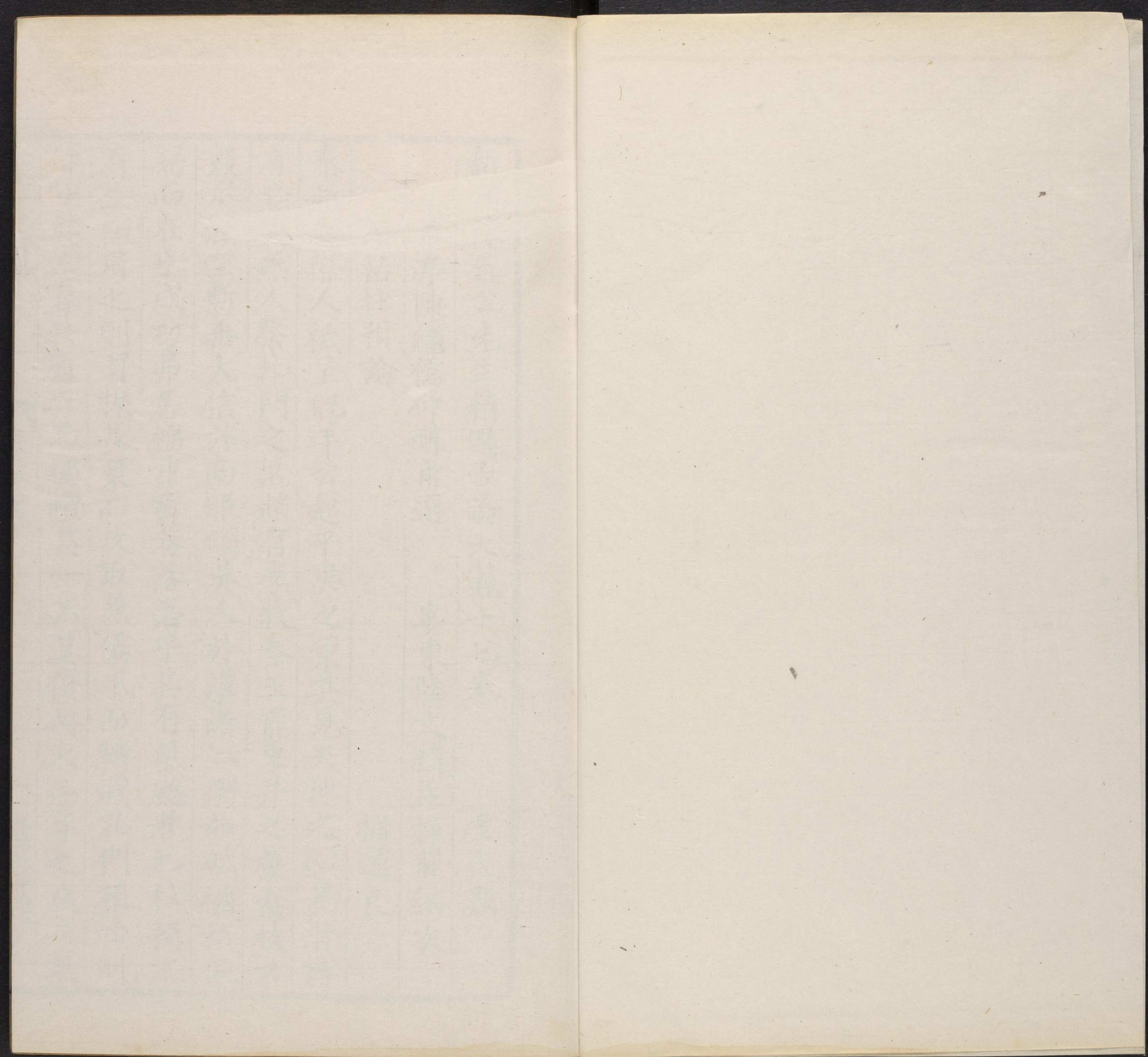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3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七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麟孟祥甫編次

羊祜杜預論

褚遂良

秦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
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
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
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乎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
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
卯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與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塋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
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
者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論

習鑿齒

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
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
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
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
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
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
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
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
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
振義網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
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
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王暴而晉德弥昌人積兼已之
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
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莫若親行斯道
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
衝於枕席之上校勝于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

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于寇讎丹懷体于先日豈設狙詐以
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
論之苟守局而保強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
詐以防物滅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
以拯世岳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羊祐論

陳亮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
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
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
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于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
敵之所不攻截于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
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
昔者羊祐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願孫皓之政推誠示
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所以國

古論大權 卷一
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祐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祐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于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祐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于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群蠻而江陵

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祐卒無功抑何戾于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祐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祐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急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

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廼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
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
所不守耶而江夏切邊 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
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
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未如見敵人之心腹
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
使陸抗尚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祐特一時之良將而
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
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
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
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
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為公其曷
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
於王者之舉苟為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
者之所不為也

羊祜論

蘇轍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共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樂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

古詩大雅
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
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
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
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
富彊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
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
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
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
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

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
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
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慮而歿於安樂
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
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
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歿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
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
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歿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

古論九卷
卷一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祐此言蓋亦憂在
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論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
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
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
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
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

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賢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

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滅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々而不

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何論

范 審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

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周處周訪論

唐太宗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跡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狗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

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其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椎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為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陸機論

何去非

掃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踈遠之身而將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于人善為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為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于吳王闔閭田穰苴之于齊景公周亞夫之于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于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

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愠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強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于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于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

大却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躬勞其軍至于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于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悖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于景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關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狗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為術之微非特主乎狗衆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勲名自全者

皆出手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為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羈
旅之身委質上國于術無所持于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
于衆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為託身之主哉機以
怨讎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
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屬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擬管樂
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為
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故鹿
苑之潰處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曾不知夫才

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勝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
歸禍于三代之將豈不謬歟或曰機雖將世而儒者也軍旅之
事非其素所嘗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瑄之徒皆以招敗也嗟
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
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
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
道哉

陸機陸雲論

唐太宗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古論大觀 卷十七
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
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
為先然則榮利入之所貪禍辱入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
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道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
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若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
能全性觀棧雲之行已也智不違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勿
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

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
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
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
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禱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劉琨祖逖論

唐太宗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難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遽榮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竒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

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
矣

温嶠郝鑒論

唐太宗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依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
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獬廌千群探穴而忘死
竟能宣力王室揚名赤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
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讐
皇輿旋軫卒復夷唐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
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矣母登台露冕
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與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

殊有大義之風矣

溫嶠論

張栻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圖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

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之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未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王導論

唐太宗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集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剪吞沙

之寇乃誠貫日王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
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
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與望匡周萬方
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
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
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王導論

秦觀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寔其族穿非盾也盾為
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
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
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
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顛于
導不答顛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于敦寔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
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後可知矣夫

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
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于苑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
寔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
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
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寔俱善者天下不疑
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寔有
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
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
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
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
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
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寔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於盾而
已矣

王導論

蘇轍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
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
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
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與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
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
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而無君之
心劉隗乃協剛介猶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
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關幸而敦歿元明既沒

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
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
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
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
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
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
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
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
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
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
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
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
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馬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
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
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
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
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王導論

黃震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頴勸抑浮
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
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太
疫死大半獎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
拜其妻曹氏不能離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
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
為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
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將軍昔日為桓文之

古詩大雅
卷一
舉此為漏網逃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
之江左夷吾管氏興臺亦羞之矣

郭璞葛洪論

唐太宗

景純篤志緜緜洽聞疆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
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技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
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
薄於時區二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
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
而忘倦納竒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
道其最優乎

王羲之論

唐太宗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
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
懸帳之竒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
亦為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
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北
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降冬之枯樹
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
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

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若縈春蚓字、如縮
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
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
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
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
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
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劉弘陶侃論

唐太宗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
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閭外惣頒條之務
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心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讐餉以是興嗟
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
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
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禊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
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

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
 澤懷邊則嚴城靜折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
 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
 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
 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徵

桓彛論

唐太宗

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性情顯忠信於名教首陽絕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胃慄然於徃策季
 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抄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
 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
 披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
 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
 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

抑亦可算而温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
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庾亮論

唐太宗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
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空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
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
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稷同驅妙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
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華敷華藻吻縱濤波
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郊

古論 卷十七
鑒協從必且戎卑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
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鵠
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謝安論

張 栻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
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
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
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
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
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擣而勝之
蓋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鶴淚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竒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夫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

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謝尚謝安論

唐太宗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
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
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
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攄薜蘿
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彛倫以之載穆符
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
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

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安比王導論

陳亮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靖寬簡均能為一國之一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

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
 資皆出焉以荊州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
 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
 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
 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為明不苛法以為
 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
 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魁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
 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
 遑遠畧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

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
 也其後桓溫籍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
 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
 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符犍符雄計矣盜一心
 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
 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
 物謝安高卧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
 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
 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矣年之道

也乘其小定而求決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為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符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畧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為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晉一平河

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耳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謝玄論

真德秀

夫采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讎則棄於親則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茫然於俗見之外若趙克國為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忌以靖邊之烈分於人哉亦真見邊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奚也

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
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克國
不知有子但知有漢安也
但知有秦難曷計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

一也

陶潛論

朱熹

張子房五世相韓、亡不受萬金之產、弟死不塋、為韓報讐、雖
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垓九垓之外、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為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倦々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遂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儻然漬遠也然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淮淝之戰論上

何去非

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役也質於
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興者三翫於其所用者二
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
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款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夷虜之醜
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
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
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彊足以必勝棄其
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

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屠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

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寔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袤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而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

後至之兵皆死於瀟踐惡在其為百萬之率也使堅之師離為
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
為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
吾所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
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鉄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
益信乎兵多之難辨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
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
而又自戰于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三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
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

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
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
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
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
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
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
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度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
敵而士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眾之

古論九卷
率尚惟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符堅也
哉

淮淝之戰論二

何去非

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
事爭亂自周之微為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
為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
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
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
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
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
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

世辱昏驕虐上下携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吊民之師則雖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于五至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于拾遺也而符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于歸晉而符融惓惓致戒于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為愧而銳于東南之并遣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

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于夷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睥衆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為獨與已合遂空國大舉而僨于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羗共起而乘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

萬來屯于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
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
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
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勲新得袁術之衆而貳
于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于江東策語勲曰上
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勲
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勲之衆攻慕容
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于既亡也夫與人為敵乃受其甘
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于

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于善察人之言聖于垂之言也慮其所
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于無以察人之言而遂
至于喪敗人之于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
自用雖景畧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劉淵聰曜論

司馬光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蠶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西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戮矣曜以踈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堦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

也

石勒石虎論

司馬光

石勒以胡羯殘隸崛起阜樞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斲喪
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
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併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
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羗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
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
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
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
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廆舊疇恪評論

司馬光

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拊循勞狹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視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于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石氏內亂舊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疇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

子言九卷
卷之五
五十一
為政妬宗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堅王
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論

唐太宗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巴介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
艱虞靡息慕容天安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
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王木之祥云龍斬非新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
英雄扣囊餘竒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杜類帝裡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勾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

摘拔而傾山岳勝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後傳于東國任好
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論

司馬光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于昏亂之朝自歸于秦秦王以國士
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
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
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
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暮年之間感國殆盡子弟親
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
投于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
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

古論大卷
卷十七
五二
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收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齊後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符氏論

唐太宗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鼉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貊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意犬之炭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

徵尅剪姦回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締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
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歎歌託棲鳶以成頌固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
諫遠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臺以
須歸命魯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泳野之強終致昆陽
之敗遂使堯渠候閭狡寇伺隙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
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論

蘇轍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王猛之將
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為
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太舉我晉敗
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
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
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
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

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
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長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
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
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
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
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
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
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

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際曰子復反却我周邦故周公克
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
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
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
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長也哉
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長百人
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符堅論

陳亮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符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



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于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烏淅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無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為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常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

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之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洞食不暇飽糧不及贖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竒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窅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于陷窅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畧不世

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彙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林而蕭牆爨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今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竒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恩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

軍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于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數也顧

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
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音合變而亦無所
用歟

符堅符洪王猛論

司馬光

石氏之強也氐羗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
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
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
惠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
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

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于四方戎馬塞于郊甸以至身死人
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
賄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
所以敗亡也夫

姚弋仲襄萇興泓論

司馬光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于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
者艾豈非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
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
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
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
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譚經拜佛及泓繼世
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
未遠也

六代論

曹 固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張諸侯傲而復蕭二霸之後寔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姦情散于胸懷逆謀消于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為三魯滅于楚鄭蕪于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于滅亡匪遑相恤至於三桓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位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

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擢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

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
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
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
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
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
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

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
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
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
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
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
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
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
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
同于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
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
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
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

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
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
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
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
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
上臣美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

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

越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軌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壙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于枯槁何瑕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

古語大義
卷十七
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主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
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敗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
之患矣

十七卷終

